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民 俗

第 六 十 五 期

民國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目 錄

中西民間故事的比較(自序海龍王的女兒).....	清 水
海龍王的女兒序.....	容肇祖
淮安歌謠集自序.....	葉德均
謝雲聲附會鄭江濤附會漳州歌謠的誤解.....	鄭江濤
樵妹故事(五華民間故事之一).....	鍾雄亞
泥女(東莞民間故事之一).....	袁洪銘
選夫(梅縣的故事).....	梅 山
一位平民行吟的女詩人——瓊月口傳詩.....	黃有珺
人熊的故事(東莞民間故事之二).....	袁洪銘
一個蚊蟻王的故事.....	姚德潤
三同年.....	C.F.P.
潮州歌謠(續).....	昌祚；鳴盛
廣西興業縣兒歌.....	梁景鈴
本刊通訊.....	清 水



(中華郵局特准認為新聞紙類)

徵 求

敝人欲蒐集各地的「蛇郎故事」，彙為專集，加以相當的研究，限於材料，久未完成。茲特向讀者公開徵求，無論已載未載之稿，如蒙惠寄，并注明其出處，均所歡迎。書出後，當酌量奉贈，以謝諸君子之雅意。惠稿，請直寄：「廣東，龍仙墟，翁源新書社收轉」。由「廣州國立中山大學校民俗學會收轉」，亦可。

清 水 謹 啓

本校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 第七集第八十期目錄

紀元通譜序.....	顧頡剛
記孔云亭之學.....	鍾鍾山
古代五服之地理觀.....	余祖廉
陶際堯批校本五代史記(續).....	夏廷斌
學術通訊	
學術消息	



涼山羅羅不識醫藥，人遇病即請巫人（相傳是神的降身）在病人之前敲打羊皮鼓，以驅魔鬼。羊皮鼓的神名為卅止(nga ze)，我出了許多方法才購得之。此即巫人打羊皮鼓之圖也。

成志誌



花苗善射獵，箭發多中的。此卽其持弩發箭圖。塗在箭尖的毒藥爲馬蜂尿和草烏製成，見血立即斃命，誠毒物之厲害者。其弩有三種，此是六十斤力最小的一個。現存我處，頗足供研究也。〔成志誌

海龍王的女兒自序

海龍王的女兒自序

清 水

這冊蕪雜的故事，終究給元胎先生逼我草草編出來與世人見面了。我這時的心情，好像新嫁娘般的又嬌羞又欣慰！爲俗務所牽，付印已久尙未作序。現登接容先生來函催取，再也不能拖延，故特偷暇執筆來寫幾句話。

集中所收的十篇故事，雖多流傳最廣，各地都有的故事，但我却是在故鄉——廣東翁源——採集的，故雖應說是「翁源故事集」之一，可是同時也可以說是「中國故事集」之一。

因「海龍王的女兒」，是集中的第一篇，故以之名書。我並不是說「海龍王的女兒」一篇能夠包括全書，不過覺得那幾個字，着寔太美麗了，使我非把牠擬作書名不可。

這十篇中，「嫁蛇」曾在「民俗」上發表。「猿瓜麻的故事」跟「呂洞賓故事」，則有一部分曾在「民俗」上發表。「梁仙伯與祝英台」，曾登「燃犀劍刊號」。其餘各篇，從沒有發表過。至於所用符號，因記錄的時間有先後，故不一律，現因事忙，一仍其舊。這一點，該竭誠地敬請讀者們見諒我的。

咱們中國人，不論講什麼，都慣說「十」，贊揚人們時，恭誦它「十大功」。攻擊人們時，宣佈它「十大罪狀」。鄉村中所立的各種各式規例，多是「十條」。從前唸八股時代，學生們的座右銘，

民 俗 第六十五期

也多是「十條」。大家慣用「十」，是以我編本書時，也用「十」，僅收十篇的原由，便是爲此。這是我守舊思想的表現，請大家不要見笑我。這本是些「閒話」，因我們文藝界的宿將——魯迅先生，曾在語林某期上談到這個問題，是以順便插幾句嘴，以博諸君的一笑！

不說「費話」了，踏實地說些比較實際的話吧。

民間故事的類似的比較的討論，是十分有意義的事，如能就世界各國的故事傳說，作相互比較的討探，以了解其於同一母題(motif)之下，怎樣運用聯合而成爲各樣不同的故事，怎樣因「時」「地」「種族」及「文化」的關係而變化歧異，這都是頗有趣味的事。如起勁的幹時，不獨可成功一部很有價值的書，而且是有殊功於學術上的。近來國內的學者，如玄珠，景深，靜聞夥友等，都頗致力於此。就是渺小的我，也曾跟着他們寫了阿斯皮爾孫的「三公主」和讀「波斯故事」二篇送登民俗；厥後，因事牽累，終於作罷。現因本書的出版，聊就集中各篇與西洋傳說故事之相似一點上來說些話，以作回復過去那種致力於「中西傳說的討探」底工作的開始：

海龍王的女兒，是「友誼的獸系」，與法國白羅勒所述，流傳歐洲各地連恒河一帶也有同樣傳說的著名童話——穿靴子的貓相似。貓幫老三致富，與龍王女兒幫漁人致富，同是一樣的。因漁人曾營救龍王女兒，才得着以後的幸運，究以屬之「動物報恩系」

海龍王的女兒自序

爲宜。龍王的女兒能變形爲紅金鯉，在水中游逛，故謂之「變形系」，亦無不可。一個故事的內容，組織非常複雜，可同時兼屬幾個系統，像這樣的例子，着實很多呢。蟾蜍的故事，嫁蛇，跟彭祖的故事三篇都是屬於「變形系」的。

兩兄弟，是屬於「季女系」——在此當作「幼子系」(Youngest son cycle)——。季女得勝式的故事，舉世間非常豐富，大約是因爲「丈夫愛憐少子」，婦人痛愛幼女的風俗，異地皆同吧。本集中，除兩兄弟外，嫁蛇都是屬於這類的。本篇首段，老大得全份財產，老二則得一狗虱，倒與穿靴子的貓底開始相似。與俄國童話集(唐小圃譯，商務出版。)中的窮神(第二冊第六篇)，更是相似。窮神中，老大待老二刻薄，兩兄弟中的老大待老二也刻薄。窮神中，老二卒得幸運，老大如法泡製，終于失敗；兩兄弟的情節，與此正同。同集的帖門帖脫(第三冊第一篇)跟兄弟告狀(第一冊第二篇)的首段和結局，都與兩兄弟無二。

蟾蜍的故事，也是屬於「變形系」的。變形系的故事真多，幾於令我們目不暇給，如波蘭童話意外的太子(歐洲童話集；張昭民譯，北新書局出版)，愛爾蘭童話天鵝(見歐洲童話集)，波斯故事(章鐵民譯，北新出版)的小孩變百靈的故事，小華蒂蔓的故事，都可以說屬於這類的。意外的太子，和天鵝中，十二個白鴨子穿上外衣在地上一拍，仍成女子；六個天鵝，這個蹲在那個背上，拂梳毛羽，毛羽落了，剝去皮囊，顯出六個幼童穿扮和從前

民俗 第六十五期

一樣，這與蟾蜍蛇郎鯉魚脫去外殼是一個漂亮的少年或如花似玉的美女，有何不同。末尾說皇帝試穿，不能唸其咒，變為蟾蜍，憤怒張腮，抱恨以終，更是神話化了。然而，這與俄國童話集金錢罐(第五冊第一篇)中貪鄙偷盜的牧師終于變為「羊」的情節，竟完全相同。

彭祖的故事，是「變形系」中之屬於智慧方面的，其中的情節，與波斯故事中禿頭和短鬚的故事相似，蓋因同是以機警的言動或巧妙的變形法，以免避敵人的侵害或泡製當前的仇人故也。

范丹的故事中的范丹，要「天財不要地寶」，這是中了「運命說」的毒，我着實不大取牠。後段，范丹過西天去問佛祖，代人問了許多奇怪的事情，至少與波斯故事中哥哥的運命睡去了的後半，老大去問運命，同時并代獅子，村長，國王問許多不能解答的問題底情節，是極其相似的。雖然，結果不同，老大被獅子吃掉，而范丹則暴富起來。以部分來說，則老烏龜負范丹過洋大海，與俄國童話集獵夫(第一冊第一篇)中謝倭他獵夫旅途中遇紅烘燙人的火坑，由隱居已三千年的老蝦蟆負之躍過的形情，是一樣的。

呂洞賓故事，是含有濃厚的神秘色彩，流傳很廣(關於呂祖的傳說，以北方為最多。)的一篇「神仙故事」(Fairy tale)，極端說俗傳八大仙中呂洞賓的能够法術，神仙的能力，只此可見一般。與西洋傳說相似之處，一時尙未找出，留待後日補說。

海龍王的女兒自序

呆女婿故事，是另一系的故事，以其代表人們愚呆方面，我很想叫他做「愚呆系」(名稱自然是我杜撰的。)，內中所述，多近事實，很少神秘的幻想。本來故事太平常實在到一點神秘色彩都沒有時，決不能引人十分動聽，然而呆女婿故事却是例外，這是因為他的情節，委曲離奇，活把呆子愚默蠢呆到不可思議的行動，如留聲機的表演出來，是以無人聽了不笑脫下巴。西方的呆子，也是很多，如：三公主(顧均正譯，開明書局出版。)的愚婦人(挪威)，波斯故事中的傻子做國王，俄國童話集中的傻伊在，糊塗人，老夫婦，都可以說屬於這一類的。時諧中的牝牡雞，伶鄰(德國的)，至少有些與呆女婿故事相似。呆女婿故事極其豐富。但大半屬於猥褻的，為着某種關係，不能全數寫下一同發表，言之心痛！這些令人笑脫下巴的趣事(Droll)，雖無甚神秘性，但在民間的勢力非常之大，着實不可厚非的。

依我個人過去蒐集民間文藝的經驗，覺得民間傳說中，最稀罕的，要算是「戀愛故事」，有之是流傳很廣，已刊有許多唱本而且將之編成劇本或電映來表演的梁山伯與祝英台故事。這個故事，悽慘動人，寫盡舊禮教的吃人，啓示我們以戀愛的正軌，倒是很有意思。末段變石子，蝴蝶，竹頭，虹的情節，神秘而又美麗，尤為我所愛讀。他倆變蝴蝶這一節，與希臘神話中邱辟特(Cupid)戀愛的賽契(Psyche)變為蝴蝶，是異常吻合。

好了，再來說說流傳最普遍，為男男婦婦所喜說，為一切人

民俗 第六十五期

們所記述過，爲景深，梓生，靜聞夥友等所討論過，爲周作人先生所贊賞過的「蛇郎」跟「老虎外婆」的故事了。因非一言可盡，仍是分開來說：

嫁蛇，是「蛇郎」故事中的翁源傳說，全篇包含「獸婚」，「變形」，「季女得勝」諸式，倒是發生很古的精緻童語 (Elaborated Märchen)。豈明老人道：「……處處可與原始文化對照發生，是極有學術價值的故事之一。……」雖是聊聊數語，倒給「蛇郎故事」以高貴的評價了。至其與西洋傳說之相似，至少有二點：

A. 豈明先生說：「……這個變化，與灰燼兒 (Cinderella) 的母親，因了文化的變遷而轉爲仙女，正是同一情形。後半的「變形」和世界最古童話——埃及的兩兄弟很相像，也是很有意思的。」

B. 其實，嫁蛇與波斯故事中的密橘和佛手的公主最相似，這是景深，靜聞夥友跟我的意思，都是相同的。此外，與同書中的燕子石的故事，蛇王子睡頭的故事二篇，也有相似之點。

嫁蛇與狼瓜麻故事，同是最顯著的「複疊故事」 (Accumulative tale)，我在談談重疊故事 (民俗 21, 22 期合刊) 文中已說及，讀者可以參看；其他關於「蛇郎」的說話，在拙著民間文藝掇拾 (民俗 40 期) 第六篇中，曾多多說及，無容在此贅言。近日受了豈明老人說話底啓示，有編「蛇郎故事」專集的決心，曾去函豈明，西

海龍王的女兒自序

麟，景深，香林，靜聞諸先生處請教，異日如能真個編成時，當多說點費話，以補本文的掛漏。看官們，請等着吧！

猥瓜麻故事，一共三篇，是翁源的「老虎外婆」。老虎外婆故事，是屬於「吃人精系」的，流傳也很廣，據我所知，則有下列各篇：

大黑狼故事(上半截)	直隸	谷萬川	語絲週刊
狐外婆的故事	湖南	曹鳴奇	語絲週刊
老虎外婆故事	浙江	豈明	語絲週刊
老狼娶七姐(上半截)	(?)	陳百	從民間來
老虎外婆(?)	廣東 海豐	靜聞	國學月刊
豬哥精同老媽媽的故事	廣東 潮州	若水	民俗週刊
猥瓜麻的故事	廣東 翁源	清水	海龍王的女兒
老虎同老虎婆的故事	廣東 東莞	袁洪銘	民俗週刊
熊姨母	廣東 廉州	王宗炎	民俗週刊
豬哥精的故事	廣東 梅縣	張浮萍	民俗週刊

(景深兄也說及過，曾否寫出，則不詳。)

以此，也足見這個傳說在民間勢力的普遍了。靜聞說牠是「很有意味的童話」。景深兄說是著名的童話，屢次寫文，都提及

。豐明老人更是堅決的道「這些故事，我覺得很有趣味，是我所歡喜的。倘若能够蒐集中國各地的傳說故事，選錄代表的百十篇訂爲一集，一定可以成功一部很愉快的書。」這不獨給「老虎外婆」以相當的評價，且要我振作精神的來替「老虎外婆」出專集了。法國倍羅脫所記的小紅騎巾與波斯故事中的娘故母的故事，與此很有相似之處。以局部來說，則波斯故事中的狼和羊的故事，老鼠尾巴的痛史二篇，與此也不無相似之處。

說要致力於「中西民間故事的比較」，竟沒有提及常常利用牠的約瑟雅科布斯(Mr. Joseph Jacobs)底印歐民間故事型式表(楊成志鐘敬文合譯，民俗學會出版。真是大意之極。現已想到，再就牠與本集比對一下，以寡吾過：

嫁蛇，與第十五「杜松樹式」(Juniper type)的(2)第廿一「美人與獸式」(Beauty and Beast type)的(1)至(4)，第廿六「白太式」(Bertha type)的(2)相似。七姑娘救父親生命的一段，與第十二「利爾式」(Lear type)的(2)暗合。

海龍王的女兒，漁人施恩於龍王女兒變身的鯉魚，遂得着以後的幸運，這與第四八「獸魚鳥式」(Beast, Bird Fish type)，又相似。

蟾蜍的故事，蟾蜍之所以得匹配公主，作駙馬，享榮華，是由於強盜爲患，國王有詔令，能除強盜者予之這種情節，不也與第三二「賭婚式」(Bride wager type)的(3)相似麼？——雖然在此

海龍王的女兒自序

當改「怪物」爲「強盜」。蟾蜍夜間脫去外殼，變爲俊俏的少年，與第九「蛇兒式」(Serpent Child type)的(3)相似。其實，蛇郎跟海龍王的女兒，都與此相類似。

呆女婿故事中呆子的種種吃虧損失，都由於他那愚呆默蠢的行動所致，與第五「金鵝式」(Golden Goose type)，人因愚蠢失掉寶貝，永遠找不回來的景象，至少有幾分相似。

彭祖的故事，鬼捉彭祖，他以機警的說話，和巧妙的變形與之對抗，得着無上的勝利，這些情節，容或可說屬於第三七「魔法式」(Magical Conflict type)相似，——自然要以本集所未收入的六祖菩薩與黃野仙，涂雞養故事，何十三故事諸篇爲最相似。

猥瓜麻故事，妹妹被猥瓜吃了，姊姊僞說撒尿，逃在樹上，縱甜言與機巧殺死猥瓜，與第二五「從巫術中逃出式」(Light from Witchcraft type)，不無相似之處。與第十「惡魔伯羅式」(Robert the Devil type)的(3)(4)，亦復相似。

梁仙伯與祝英台，英台叫仙伯去求婚，仙伯誤了日期，後來雖去行了一送，可是太遲了，終於先掉了她，美滿的戀愛夢，於是打破。此情此景，與第二「麥羅賽式」(Melusina type)寧有差異？

兩兄弟中，老二小心飼養「狗」，卒賴「狗」的幫忙以富有，似乎也可以說與第四八「獸鳥魚式」相似。

隨便瞎扯，檢視一下，已覺着說得太多了。「中西民間故事

民俗 第六十五期

討探」，是偌大的問題，值得專門學者去畢生研究的，渺小的我怎配談這個問題，不過一時興起，「胡說八道」的亂扯一頓而已。想來閱者們快要生厭了。好，就此扯住吧。

末了，謹以至誠謝謝幫助本書集稿跟出版的一切友人們！顧頤剛容元胎二先生給本書題字作序，我於感覺異常榮幸外，還要聊綴數言，標名致謝！

一九二九，四，廿五在故鄉。

海龍王的女兒序

容肇祖

民間的故事，在研究民俗學的人不肯忽視，不是爲着他的文藝性的高超，不是爲着他的歷史性的真實，有時他固然是含有半文藝，半歷史性的，而在真正的文藝及歷史的立場上看時，他好像是絕無可採。

然而說民間的故事，於文藝及歷史上絕無可採，却又不行。質樸自然的結構，在文藝上自有他的特殊的風味；社會風俗的思想，在歷史上自有他的潛藏的內涵。如果用分析的眼光，實行用心作微細的分割，可以由此得到某民族，某社會的質素及其特性。

海龍王的女兒以及其他的故事，是張清水先生編集翁源民間通行的故事而成。自然這些故事，也有流行於他縣，他省，或者

海龍王的女兒序

大同而小異的，然而我國民族的流移，轉徙，混合，統一，於此可見。翁原當北江孔道，往昔北族南移，類皆經此，故翁源的故事，在番禺等地亦多有通行的。而嫁蛇的故事，在番禺尤甚顯著。

民間的故事，每每從理想上滿足人們的欲望的要求，如海龍王的女兒，是以貧苦的漁夫，一朝暴富，黃金美人，安富尊榮，由此而得。而富人貪心，則反受禍。范丹的故事，爲人不爲己，而結果使得嬌妻富裕。這真是民間理想中所崇信，以及造成一種質樸的民俗所需要的。呆女婿的故事，就是柴積日黃中農夫牧豎的絕妙消遣品。雖則是無關重要，而人民的知識以及風俗的習慣，也可彷彿而知一二。

這本一個地方的故事專集，搜羅費力，自不待言。然而清水先生的編成，好像全不費氣力的。他曾經寫信向我說過，他是要專心向民俗學的範圍中著述，向民俗的方面搜集材料，並貢獻他所聞見的一切於民俗學者之前。他在民俗週刊上投稿最多，很可以證明他的話的真實。故此，我除了欽羨他的敏捷的手腕之外，並佩服他專門的努力。

容 肇 祖

十八年四月三日

淮安歌謠集自序

葉 德 均

我搜集民間文藝是由民國十四年的夏天起。那時，國語週刊（京報附刊之一）徵求諺語，就寫了幾十則寄去。秋天又寫些故事投到民衆週刊（京報附刊之一）。從十五年到十六年的上半年，這一年半中這種工作中斷了，而以前的舊稿也不知去向。十六年下半年又開始搜集，直到現在所有的皆在這本書裏。

所搜集的地域範圍是以淮安一縣爲限。書中所錄的是我一人一年半中搜集的，並非淮安的民間文藝只有這一些。以後如有所得，當另編續集。

十六年冬天山朝半月刊徵求民間文藝，當時寄去歌謠二三十則，歇後語，諺語各若干則。該刊三期後停刊，歌謠後來被編者黃詔年先生收入他編的孩子們的歌聲（120——143）；歇後語也被他發表在民俗上面（十九，二十期合刊）。當那寄稿的時候，是隨寫隨記，以致裏面有很多的錯誤。現在把裏面的錯誤改正，並多加些註釋；及當時未寄去的大半，全部整理一下，一並收在書本中。

關於歌謠中的兒歌與民歌的區別，我們當以歌中的內容爲主，以唱歌的人爲從；如淮安的歌謠大半是兒童們唱的，成人唱的很少；若以唱的人爲標準，有些歌謠非兒童所能理會的。

淮安歌謠集自序

當兒童們唱時，並沒有限定某種是女孩唱的，某種是男孩唱的，如黃詔年先生在我的稿上所加的區分。

淮安歌謠中情歌一項是沒有的——至少是我沒有聽過——，大約是受禮教束縛的緣故。

農諺雖是諺語的一部分，但是諺語皆是關於人事方面，農諺是關於天氣，時節等等，所以把牠分開。

十八，一，八。於淮安。

謝雲聲附會鄭江濤附會

漳州歌謠的誤解

鄭 江 濤

在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的民俗週刊廿五廿六期合刊上，讀到廈門謝雲聲友人的輯歌雜記；內有一節標題「鄭江濤附會漳州歌謠的誤解」，全文抄錄於下：

「歌謠在民間流行，他的規則，並不受一切的和文字的思想的束縛，所以常惠先生主張歌謠總是主聲調，不講什麼意境，即便附會強說，用講大哲學的眼光來看，那是大錯的。

「可是我們中國人，對於民間歌謠，都是喜歡以時代或個人盛衰興亡來做懺語，說得離奇神怪，頓頓動人，這是我們中國人——懺——的慣技，像燒餅歌推背圖……等，在現在的歌謠，也

竟視他爲同類，遑論遺老遺少，都是浮漫着這樣迷信在心腦間，如漳州鄭江濤學友，他在嘯風週刊，發表一篇談談歌謠，也竟用漳州的歌謠，附會到現在社會上的情形去，指是一種的讖語。因爲這樣的眼光，無論是善附會穿鑿，和現在社會上的事情，一一吻合，但却于歌謠的價值，將何以作正當的理解呢？所以我甚不贊成歌謠，爲一種的讖語，因恐有引人入於邪道了。

全文的意思，我起先看不大分明；因爲其中引用的語句，甚至刊物，題目都弄錯，只不過是些粗浮的譏諷話。後來才把所謂「誤解」的理由找出來，大約是下面幾點：

- (一)用漳州的歌謠……指是一種讖語。
- (二)甚不贊成歌謠，爲一種的讖語。
- (三)于歌謠的價值，將何以作正當理解。

混在裡面的，就是一些譏諷語如，

- (一)遺老遺少都是浮漫着這樣的迷信在心腦間，如……
- (二)善附會穿鑿。
- (三)引人入於邪道。

照上面的說話，謝先生輕浮疎忽的地方太多了。第一嘯風不是研究學術的刊物，目的在評論社會。在第一期的發刊辭——先來幾句話，已經聲明的很詳細。這刊物也是我親送給謝先生的，他爲什麼沒有留心？甚至連嘯風是三日刊，也附會作週刊。

第二我用漳州歌謠作批評社會的談助。是在嘯風第二期的編

謝雲聲附會鄭江濤附會漳州歌謠的誤解

輯餘談，題目爲「元宵月下的謠談」。因爲第二期適在十六年元宵左右出版。怎麼謝先生將我的題目改作「談談歌謠」呢？

第三我所引用的歌謠，是借來譏刺惡社會，一點沒有指牠是讖語的意思，何以謝先生沒有看清楚，居然用了研究歌謠大家的眼光來相詰責呢？

這些還不在謝先生着意之中。現在把噓風上的拙作鈔出來，再和謝先生商榷所謂誤解的地方。

「編輯餘談」

元宵月下的謠談 噓風第二期（十六年二月十五日。）

「一刻千金的元宵夜，我們在月娘清蔭下徘徊着，常會聽見街頭巷尾許多成群結隊的兒童，活潑潑地唱出動聽的歌謠，他們的聲音是動聽而嘹亮的，但是所唱歌謠的意思，在成人聽來，有時似乎沒有意義，而他們卻是趣味濃厚婉轉高吟了。」

「是的歌謠本是由感情的音調發出來，自然不必吹毛求疵去求意義。不過社會環境有時會發生與歌謠的意思吻合的事，我們一想，就要笑彎了腰。」

「我們漳州的童謠，有一兩段和現在社會情形很切合的，很可以拿來做這元宵月下的「談助」。我且鈔一段來看看：

「月仔光冶冶，
賊仔偷挖壁；
挖去鷄蛋長鴨蛋大，

民俗 第六十五期

黃牛牽去十八隻。

「這樣幾句歌，好像全無道理。爲什麼「賊仔」要在月亮的時候出來「挖壁」？而挖壁不過挖得雞蛋長鴨蛋大的小洞，怎麼會牽去黃牛十八隻？

「但是一想到漳州社會，現在卻有幾方面和這個事實很相像。現在漳州也算是在青天白日的旗下了，居然許多盜賊出來白晝搶劫，連縣署前面居住的人家也發現失偷，聽說南靖縣衙門內還被偷去大洋百元；街頭巷角，鄉村大道被搶的，那更是無論了。甚至木偶的城隍，應該廢除的，「大二哥爺」也被竊。這何止「月仔光冷冷，賊仔偷挖壁」呢？

「這種明火動劫的現象，還不要緊，因爲管理地方的政府，已經極力防止了。有一天派出大批的公安隊，把所有的形迹可疑的遊民，都拿來，這或者「賊風稍戢」了也不一定？

「還有許多竊東西的，他們並不是賊；但是他們行竊的時候，却也明明。沒有種鴉片的，他們却明明要他出田畝捐；包一千元捐的，他却明明收了幾千元；百姓呈文只有掛號費，他却要許多陋規。這些猶是「牢牢大者」，苛細的攘奪還多呢。他們不是做賊，不是挖壁，平民却損失了很大。這就連「雞蛋長鴨蛋大」的壁都沒有挖，黃牛却不止牽去十八隻了。

「這一段童謠不見得恰切，再看下面一段：

「臭頭臭溜溜，

謝雲聲附會鄭江濤附會漳州歌謠的誤解

騎馬上福州；
福州買無餅，
臭頭做小团！」

「這一段就很趣味。因為福建軍事結束了，我們漳州有幾個比較活動的先生，去到福州幫忙組織省政府。他在漳州的親戚朋友和有關係的人，就以爲是一個好機會，大家以爲可以打通一條上福州的「官路」。於是你也要上福州，我也要上福州，鬧得福州有人滿之患。

「上福州的，自然是要去跑官路，做委員，發大財。因為大家目的都是一樣，官路也就跑得擁擠，委員也就擢得奮鬪，就是發財也是不容易，鬧得福州人叫屈起來：「飯少和尙多。」

「要上福州活動的，自然不一定是好人才，有的「臭頭爛耳」，有的「衣架飯囊」，那裏能個個都活動的有事做。沒有事做要虧本，因為有人是騎馬（漳州話借款有得叫做騎馬。）上福州的；所以不得已或者甚麼卑鄙的事都做去，只要有個頭銜，回來對得起家裡人就好，「做小团」也算很榮耀呢？

「我不曉得這段歌謠，和現在社會事情，何以如此真切。好像預先定下來的讖語一樣。我們把這段歌謠細細咀嚼起來，恰是「倒啖甘蔗，漸入佳境」啊！（附嘯風第二期。）

謝先生最以爲誤解的，就是說我在嘯風上把漳州歌謠解做讖語。照上文看起來，我用「月仔光恰恰」和「臭頭臭溜溜」兩首童謠

民俗 第六十五期

，不過借牠們做「談助」，或是借來作個「開話匣」的引子，因為平空揭出社會的弱點，似乎來的太奇突，不能引人注意，所以無中生有地把兩個最通行的童謠裝上去，不過要牠發生一點滑稽的趣味罷了。這兩首兒歌和現在的社會絲毫沒有相干，最傻的笨伯也不會看做燒餅歌，推背圖一類去附會。我也曾這樣說——

「歌基本是由感情的音調發出來，自然不必吹毛求疵去找意義。不過社會環境有時會發生與歌謠的意思吻合的事，我們一想，就要笑彎了腰……」

「但是一想到漳州社會，現在却有幾方面和這個事實很相像。」

「這一段不見得恰切。……」

「我不曉得這段童謠，和現在社會事情，何以如此真切？好像預先定下來的讖語一樣。……」

如果真的說是讖語，必把現在社會發生的事，原原本本嵌上去，捕風捉影地解成因果的關係，如「草頭將軍」「二人石上」說是蔣介石；或是像黃樸先生所舉的「烏龜辨，打紅線。」的歌謠，自從袁氏帝制失敗後，被人解作「蔡鍔變，打洪憲。」的匿猜，竟以為預言驗了，不聽鄉間再有人歌唱那樣滑稽。（參看歌謠論集二〇〇頁。）我明明說「好像是預先定下來的讖語」，「好像」就是說牠不是讖語；而且若說是讖語實現了，必說是「應驗」，斷沒有說是「恰切」「相像」。這幾句話我以為就不至於被人誤會，那裏曉

謝雲聲附會鄭江濤附會漳州歌謠的誤解

得却被研究歌謠的友人首先在這幾句話的裏面，發覺着「吹毛求疵」的意義，大筆特書的指摘。研究歌謠的謝先生真個用「烏龜辯」一樣的眼光相看待，那才「笑彎了腰。」

第二層謝先生表示他的主張，「不贊成歌謠，爲一種讖語。」把歌謠作讖語誰也不贊成的；但是借歌謠抨擊社會是可以的。如「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是三國時預言董卓失敗的謠言。「梧宮秋，吳王愁」的攻擊夫差，皆與政治社會有關係。這或許是定做出來，利用群眾心理造來攻打政治。就退一步說，現成的歌謠，借來用於評論社會，也是很普遍的。顧頡剛先生在他的詩經的厄運與幸運中，說周代人的用詩很是詳細。詩經大半是平民的歌謠，用詩的不管詩本身的意義怎樣，只管用在合于自己應用上的要求，如賦詩在左傳上記得最多；賦詩常用斷章取義，所以顧先生說：「斷章取義是賦詩的慣例，賦詩的人的心意不即是作詩的人的心意，所以作詩的儘管作的是言情詩，但賦詩的儘可用牠做宴賓詩。」又說：「賦詩很可以稱做象徵主義。做詩的明明是寫實，給他們一賦就是象徵了。」又說：「賦詩……也有用來當笑罵的。」又說。「他們引詩，也不在於了解詩人的原義，只要說在口裏順，或在可以做得自己的話的證據。」這樣的借用詩歌，我想謝先生也是不贊成，所以我偶然引用兩首歌謠無非順口說出來，謝先生就一點也不肯原恕了。

謝先生又擔憂歌謠的價值，將何以作正當的理解？理解是大

哲學家的方式，常惠先生的意思，謝先生也引出來了，怎麼還怕歌謠不能理解？我想歌謠只是一種天籟，不怕不能理解，竟無須理解。不過借用借用，也是件有趣的事。這裏再用顧先生的研究用詩的結論：「他們對於詩的態度，只是一個爲自己享用的態度；要怎樣用就怎樣。但他們無論如何把詩篇亂用，却不豫備在詩上推考古人的歷史，又不希望推考作詩的人的事實。正如現在一般人看戲，只爲了酬賓酬神，和自己行樂，並不想依據了戲中的事實去論古代，也不想推考編戲的人是誰。所以雖是亂用，却没有傷損詩經的真相。」我固然犯了亂用歌謠的罪過，不過請謝先生不必擔憂于傷損歌謠的真相，謝先生肯原諒嗎？

以上是我對於謝先生所謂誤解的商榷，至於其他「遺老遺少」和「引入邪道」的譏誚話；既是譏誚，我自然沒有什麼可說了。

十七，十一，十一。於廈南。

樵 妹 故 事

——五華民間故事之一——

鍾 雄 亞

某村鄉有一農家女，年方二八，聰姿絕人；嫻情歌，（俗謂山歌）以樵爲業，人皆以樵妹名之。一日，入深山採薪歸；途中見山坡有櫻一株，過其下，忽見樹上有一鬍冠男子，容貌不凡，携籃摘櫻。時日當午，樵妹遠跋山谿，汗流口渴；見櫻實正熟，

樵妹故事

愈覺垂涎，俯首尋思：「願得染指，亦足解渴矣！但不識其人，如何啓口？」思至此，其渴難堪。乃雙手拈裙，（俗以粗布製之，用以束腰也。）含笑低聲問道：

「阿哥裡！你是誰？請你行點好心，丟下個給我解渴可以嗎？」

摘覆者凝神一顧，看她如此身材，美目巧笑；乍起情絲，曷敢拂意，故謔之曰：

「你是誰家女？獨自一個入山採樵，像你這樣勤力，誠爲難得！你向我討給個饅，是很容易的；但久聞你會唱山歌，若然唱個打情打景的，就給你百個沒打緊。」

樵妹聞其言出一竅一筵，喉嚨作癢，（蓋聞其言出「山歌」兩字也）故意笑而答道：

「你不要氣死我呢！山歌誰人不會唱，你爲甚麼苦甘我呢？快快給我吃吃吧！」

他應之曰：

「久聞你很是擅長，唱得特別儒雅，橫豎要你唱個解解悶吧！」

她見他要求如是之切，低頭尋思一會；更覺興從中起，又故意再問道：

「真的！還是假的？」

「那有假的，快快唱來給我聽罷！」他連忙答道：

民 藝 第六十五期

樵妹至此，口不可噤，桃唇乍開，高聲唱道：

「橶子打(註一)花花攪花，

涯(註二)郎橶上妹橶下；

拈起裙尾等郎橶，

等郎一橶就回家。」

韻和節奏，聲郎啾啾。他聞之，情不自禁，突從樹上跳下，樵妹翻身一閃，他竟碰着大石，「噯唷！」一聲，遂絕氣倒地。她惶惶失色，急施救術：始則灌之以冷水；繼則服之以便溺，(註三)卒不見效，知不可救，乃解其衣而驗其傷，見其陰部破爛，鮮血淋漓。復掩之，翻身負薪而歸，一面走，一面口中喃喃吶道：

「呸！你這短命種，(註四)沒有你的風水運氣，敢來戲謔我；就此結果了你，冤枉你的狗命！呸！呸！」

斯時，死者家人，尙未聞知。午餐後，隣人過之者，奔告其家，家人愕然不解。趨見之，尸首僵硬，既不可復甦矣，當時，觀者接踵而至；咸以爲失足墜地，致傷其命。家人亦以爲然，未之究，遂斂之而葬。

此後，樵妹以爲此種奇事，迥古稀聞；不知不覺將事實流露口外。一人傳十，十人傳百。於是，不過一月，死者家人聞知原委；乃投法庭訴冤，誣她謀財害命。詎知某法官亦爲癡情者，早已聞知委實，欲博此案發生，拘她到案，藉以贖其妾態，故得接

樵妹故事

冤狀，馬上發下文書，派差徑投伊家，傳她到案質訊，樵妹自知無罪，願與投案，入衙時，雍容有度，如入無人之境；觀者屢辭諛之，亦不與較，迨法官坐堂，見其年方破瓜，姿色好人；遂憐之而命解其枷鎖，然後引至案前。法官故意作威作勢，拍案問道：

「你是樵妹嗎？」

「是·是·」她答道。

「你殺死了他的兒子，是真的還是假的？」法官指着死者父親，向她這樣問道。

「假的，老爺明鏡，不可信他委曲，他的兒子是自己跌死的，那關我事呢？」她極從容答。

「你要把他跌死的來由，從實說出來呀！」法官再促她說。

樵妹只得將自己因唱情歌跌死人一事，從始至終，一一陳述明白，法官聽其口舌流利，而求美之心愈切；惟情歌一首，諱而不言，未償所願，乃微笑問道：

「你唱這首山歌是怎樣？你要明白唸出來才好！」

「我忘記了，唸不出來，」她故意搖頭答道。

「你不要怕羞，只管唸出來。」法官低言說道。

「……………」她默然無聲。

「老爺誠告你：你罪非輕！你不唸出來，案情難決，爺判老爾個死刑去償命也做得，若然快快唸出來時，可免了你的罪，何

民 俗 第六十五期

樂而不爲呢？」法官自誇自大，加以危辭恐嚇，而誘之道。

樵妹聞其言，俯而不答，沉思默想：

「那有這樣污吏貪官，不識尊卑。我爲的唱這首山歌，發生了此案；你這廝又要迫我唸出來。公堂別比那塊，萬一弄出笑柄，成何事體！」

「喂！快快唸出來，別要狐疑，誤了公事哩！」法官作急聲催她道：如是者再。樵妹異常羞澀，忍觸其怒，不得已低聲唸着：

「攪子打花花攪花，
涯郎攪上妹攪下；
拈起裙尾……，
……………」

唸猶未畢，法官聽得目瞪口呆；慾情勃發，不可遏止，突然離案下堂攬住樵妹。口中呖啞說道：

「不但他要攬你！我……我都要……來……來……！」

時滿堂「阿！阿！」大笑，鼓掌如雷，此案乃決。

(註一)打，俗作開也。

(註二)涯，即我也。

(註三)便溺，俗用此爲救急之良劑。

(註四)短命種，婦女發惱害人，多用此話。

十八，三，廿，于岐嶺。

泥女

按這件故事，是因爲情歌跌死人的故事，其妙趣即在那首情歌，語意雙關，春情無限，讀者一過會其意，見她在上唱時，定會有春心脈脈，動盪胸中，讀至下次法官要她唱時，定不禁會啞然失笑。這是我友賦閑在家，我前寄給他民俗週刊，引起他無限喜歡閱讀的興趣，已曾將鄉俗金龍運動團照片贈民俗學會風俗物品陳列所，復寫這篇有趣的故事寄給我轉送民俗週刊，我想如有這般熱心的人肯幫助民俗學會使它的材料會更豐富起來，當然有心民俗學者所歡迎的呢！

梅山，十八，四，十一。

泥女

——東莞民間故事之一——

袁 洪 銘

大約是幾百年前的事吧：某村落有一個婦人，她膝下沒有女兒，只有一個兒子，她把兒子假扮女人。去做騙婚的勾當，欲從中攫取人家的禮物和金錢，度其日中的生活。所以她把年庚四處送給人家，想她的陰謀能夠早日實現。那時適有鄰鄉某甲，見她把年庚送來，而且自己的兒子，既已長成，應當受室。于是便與她結爲親家，並給了許多銀子，作爲聘禮，而訂期于某月某日迎娶回家了。

不久，迎娶之日到了！她的門前擺着一座花轎，笛聲，鼓聲

，和嘈雜之聲，不絕于耳。鄰家男女，都出來瞧看，來湊湊熱鬧！當着出閣的時候，她的兒子，身穿着紅袍，頭戴着金髻，打扮得很像一個新娘。誰人會知道他是男子漢呢？她于是背負着兒子，走入花轎，把他安坐着花轎裏，順手將轎門閉掩着，數個的轎夫，于是抬着轎子如風馳般的跑去。

當經過郊野的時候，他——假扮新娘的男子——知道不久要到夫家了。一到夫家時，他的馬脚一定會完全露出來了，若不早些設計，來逃脫這個難關，恐怕要連累自己。他于是情急智生，在轎子裏高着嗓子喊道：「轎夫呀，……轎夫，……尿急尿急難當抵呀！……轎夫，……放下奴奴出督恭(註一)呀……。」那時數個的轎夫，听着他的叫聲，知道他是尿急了，于是很忠實地把轎門掩開，任由他往郊野裏出恭了。

他——假扮新娘的男子——見計謀既達，于是立刻把所穿戴着的紅袍，金髻，一概除掉下來，把他埋藏着茅草裏。身上穿換着農夫的衫褲，赤着足，執着一把鋤頭，裝模作樣地在田中工作。

且說轎夫等候了許久，仍不見新娘回來。心里很擔憂！于是大家往田野里找尋，遍處的找尋，都找不着她的影子。只見着一個農夫，原來就是假扮新娘的——在田中鋤草。他們——轎夫——便問道：「大叔！大叔！你見着有新娘從這裏經過嗎？」那個農夫知道自己原是新娘，恐防人家看破，于是很溫和的答道：「沒有

泥 女

，我在這裏咁久，都見不着有新娘從這裏經過，你們可去別處找尋好吧。」那時轎夫知道新娘確已失去了，心里很戰慄起來！皺眉地向那個農夫哀求說：「大叔！大叔！我們現在不得了呵！因為新娘已經失去，我們要賠償呵！你可代我們想一條法子，來打救我呢？……」那農夫登時就應道：「有，有，你們可勿憂心！你們快些拿泥做成一個女人，身上穿着衫褲，把牠放在轎裏。待到夫家時，抱牠——泥女——走入新房去，放在牀上。那時，你們便快些走了，不要停留。因為一經人家發覺，定必要拿住你們來賠償。」轎夫听着他如此說話，心裏十分歡喜！連聲說：「多謝你！多謝你！」於是他們——轎夫——在田中挖了許多泥土，做成一個泥人，便拿些紅袍給牠——泥人——穿着，金髻給牠——泥人——戴着，裝扮得很像活人一般，誰會知道她是用泥造成的。轎夫把牠——泥人——安坐着轎裏，登時快快的抬着轎子，一路一路地跑去。

須臾，目的地已到了！夫家裏的男女，都擠擁着門前，很熱烈的歡呼道：「新婦回來呵！新婦回來呵！……」那時「拍！拍！拍！……」的炮竹聲，震動着人們的耳鼓。而幾個轎夫恐妨馬腳露出，給人家知覺。於是抱着泥女，兩步移作一步地走入新房裏，把牠——泥女——放在牀上，然後抽身就走了。

且說是夜三更的時候，家裏各人都去睡了！那新郎獨自一人地踱入新房裏，欲鬧其「洞房」的風流事。誰知走到牀前，見着一

尾 俗 第六十五期

個泥女，兀然獨立，如木雞一般。他心里很奇怪，于是大聲喊着：「亞奶！泥女呀！亞奶！泥女呀！」他的母親听着他的話，心裏以為新婦是很愚蠢的，所以就應道：「亞仔！唔怕！泥(註二)女慢慢教呀！」他聽着母親如此回答，心裏如火上加油一般，不禁再喊道：「亞奶！真是係泥咧！亞奶！真是係泥咧！」他的母親又回應說：「亞仔！唔怕！任她泥(註三)呀！泥(註四)女慢慢教！」他快步地在新房裏走出來，把這種事情，向母親告知。那時她，——母親——聽着兒子所說的話，心裏都十分驚訝！于是偕同她的兒子，踱入新房裏瞧看。果然見着一個用泥做成的人，兀坐床中。登時母子兩人，憤怒欲絕！索性地把牠——泥女——抬出河邊，掉入水晶宮裏去了。

明早，母子兩人乃往官廳裏控告女家，話他——女家——用泥做成的女，來騙取人家的聘禮。那地方官見着這樣告狀，確是十分奇怪！于是票傳被告人到衙集訊。那時地方官便向泥女的母親問道：「你因何胆敢用一個以泥造成的女，來做騙婚的事情呢？你快些招認出來！」泥女的母親答道：「不是呀！他倆是誣捏我的。究竟有何証據呢！」那地方官又向原告人——母子兩人——問道：「你倆既然控告她——泥女的母——是騙婚的，究竟有何証據？現在的泥女在何處你快些交出來。」原告人——母子兩人——聽着地方官這樣問話，便答道：「我倆已于昨晚拾她——泥女——掉入海底了！現在不能夠交出來呵！萬望老爺原諒。」泥

選夫

女的母親便乘機唱著：「泥女俾番泥女我，因何把我泥女滅休屍？」那時地方官聽着原告人——母子兩人——所說的話，毫無理由，而証據——泥女——亦不能夠交出來，這是誣告人家無疑的。

他——地方官——于是把泥女的母親，判為無罪，叫她回家去了。

註：(一)「出督恭」即放大便也。(二)，(三)，(四)「泥」作愚蠢字解。

選夫

——梅縣的故事——

梅山

我有個姓李的朋友，在梅中念了好幾年書，近因見了中大民俗所登歌謠中每有情歌發見，由他往日記憶所得，一日對我談了梅中選夫的故事，甚有趣。原即有四個男性，共戀一個女性，那四人中一姓葉，一姓胡，一姓梁，一姓劉。他們四人因為共戀一姓口女性，往往發生衝突，積不相寧，後四人共議任口女擇一，令吟山歌一首以定去取。口女即歌曰：

竹蒿晒衫葉愛除，紙牌落 dog 唔想胡；

穿底米升量不得，總要留郎翔—poo(一晚)。

結果劉某當選，餘三人自願離棄，一幕多情劇，于焉告終。

一位平民的行吟女詩 人—嬾月的口傳詩

黃 有 瑀

嬾月是瓊崖昔時民間的一位聰穎絕頂的女人，她的韻事在瓊崖的故事裡頭也最膾炙人口的一種；但要知道她的姓甚名誰和身世那就難得詳細了，我曾於幼小的時候，坐在榕蔭椰林的下面，靜聽村中父老們的圍聚着侃談雅人趣聞；對於嬾月的韻事，聽得很多而明瞭其詳盡的實少；我從她答別人的一首詩中，可以知道她的詭名叫做嬾月。——有一位登徒子戲問她的名叫做什麼？她便隨口答道：「日頭只落就見她，照徹山林水底天；不與衆星較明色，偏與紅輪較大圓。」——嬾月的身世，我在父老的口頭所傳授，及唱讀她的遺詩，又可以明瞭她是一個女婢的人；因為她是一位卑賤的女婢，所以被人家看得不起，只喚做「嬾月」為她簡號罷了。

瓊崖的風俗，凡他的祖先為僕婢的人，則其子孫永為人所役使；（近來亦有少數覺悟者已由經濟地位的提高而進與平民為伍呢）縱有「天生而知之者」的天資，沒有給予讀書的機會；雖是「治民賢才」，也不准做起官的任選。此就是吾國「奴隸制度」的屬

一位平民的行吟女詩人嬾月的口傳詩

階。那麼天才的女詩人嬾月就被桎梏於這樣的厲階而沉淪的一人了！

嬾月因所遭遇的身世既如此的不幸，故常被他人的輕視和一般浮薄公子所嘲弄；但嬾月以很慧敏的天賦，侷儻的資質，隨口唱和，應答如流，有滑稽談諧婉拒不屈之辭相談對；世稱東坡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吾則說行吟詩人嬾月的嬉笑怒罵皆是詩呢；她的談笑成詩的唱吟頗多，吾僅把自己所知道的預先發表罷了。

(一)

如此做食亦也儉，
山味也有海味兼；
君子箸挾舉人菜，（君子箸，乃指竹製之箸也，舉人菜，即言薯菜之菜。）
磁器盤裝水晶鹹。

(二)

雨落珍珠叮嚀吊，
日出金錢滿室排；（此兩句言屋的罅漏）
一口吹風星斗動，
連星合月一口掙。（此兩句言食之惡劣）

(三)

嬾月吟
日頭只落就見她，

民 俗 第六十五期

照澈山林水底天；
不與衆星較明色，
偏與紅輪較大圓。

登徒子和

何不說初些廿些？
何不說南天北天？
紅輪衆星圓不圓，
妖野月娘圓又圓。

(四)

嬾月吟

怎樣做動足動手，
將開學蒙需束修，
關關雎鳩哥識未？
窈窕淑女人好逑。

登徒子和

金貓常常拿老鼠，
洪武作王免束修；
聖賢詩書我讀過，
君子常常用好逑。

(五)

官你無用多高價，

人熊的故事

嫺是相熟未陌生；
需習儒林書生像，
毋參嫺流扛橋行。

(六)

齊楚二國滕中間，
二國侵臨難頂當！
待嫺去鄒問孟子，
事乎齊耶事乎楚。

此首乃嫺月被請侍宴時兩席同時命令舉酒，嫺月乃脫口吟此，以解難焉。

(七)

一眼看去儒林班，
都無一個臭書綉；
哭則不歌你識未！
請你去魯問孔顏。

此首乃一班儒林書生赴弔會宴之時，爭勸嫺月唱歌以取樂，嫺月故吟此詩以諷之耳。 十八，三，廿九，中大宿舍

人熊的故事

—— 東莞童話之二 ——

袁 洪 銘

民俗 第六十五期

古時候，某村落有一個婦人，與其他的女兒二人，居住在一所很矮小的茅舍裏，以度其孤孀的生活。一天，她——婦人——因往外家(娘家)一行，臨出門時，再三叮嚀她的二個女兒道：「亞女！我現在往外婆處，你倆今晚快些煮飯吃，洗面，洗腳，預備早些門門，莫被人熊老虎走入來吃了你倆姊妹，我今晚或者不回來咧！」說完，便與二個女兒暫別，而往娘家裡去了。

且說人熊正躲在那間茅屋的側角裏，聽着她——婦人——的話，十分歡喜！並說道：「好了！我今晚有人肉吃呵！萬勿失此良好的機會罷。」說完乃去！

當夕陽西下，炊烟四起的時候，她門姊妹倆，見着暮景將臨，於是，早些吃了晚餐，洗了面腳後，便將雙雙的柴扉閉掩着，去遊黑酣鄉裏去。

天已黑了！萬籟寂了！人熊乃假扮人家的娘親，去實行吃人肉的勾當了。她——人熊——一路蕩蕩的到婦人家去。到了婦人家，見着柴扉閉掩，鼾聲大作，知道她們姊妹倆，經已熟睡了。乃用手拍門，高聲喊道：「亞女！開門呀！我回來呵！亞女！開門呵！我回來呵！……」她們姊妹倆聽着有人拍門，被從夢中驚醒，知道媽媽回來了，於是，索性走落床，出來開門了。

她——大姊——開門後，因黑暗暗地，看着那隻人熊，以為真是她的娘親。但摸著人熊的身，統統是毛茸茸，心裏很懷疑，乃問道：「亞奶，(媽媽)你怎麼全身都是毛呢？」人熊答道：「

人熊的故事

不是，因今晚天陰地暗，我恐防大雨淋漓，打濕衫褲，所以穿着這件蓑衣。」她——大姊——又說道：「亞奶，點着一盞油燈呢！好麼？」人熊道：「不好！我眼痛，如果點火，則我的眼睛愈加痛呵！」她——大姊——與人熊模模索索地躡入睡房裏，爬上床便睡了。但她——大姊——心裡很驚惶，不知道那麼的鬼怪，所以終夜都合不着眼，來打聽那隻怪物的行動。

午夜了！她——大姊——聽着人熊大嚼人骨的聲音，「得，得，得……」不斷地響着，她——大姊——就問道：「亞奶，你吃什麼東西呢？給些我吃，好麼？」人熊答道：「我吃炒豆，是在外婆家裏拿回來的。你不好吃，因你熱氣。」她——大姊——嗅着腥血氣味，十分濃厚，摸着床裏一堆人血和腸肺乃就問道：「亞奶，怎麼床裏有人腸和人血呢？」人熊僞說道：「這不是人腸，原是你的妹子褲頭帶，這不是人血，因你的妹子撒尿。」她——大姊——便用手在床裏周圍的摸探着，摸來摸去，都找不着她的妹子。那時候，她才知道妹子已給那隻人熊吃去了。于是，戰慄起來！但她——大姊——心生一計，終至鼓着全身的勇氣，就向人熊說道：「我出去疍屎(撒尿)，亞奶！」人熊說：「在這裏疍呀！」她——大姊——應道：「不好，在這裏疍屎臭噴噴！我會跑出去疍！」說完，便快跑出了房間，就把房門緊緊地用鎖關着，將人熊困在房裏。她便開了柴扉，跑出門外很悲哀的大聲叫道：「救命呀！救命呀！人熊來吃我呀！人熊來吃我呀！……」

鄰人聽着她的悲聲，於是，快跑出來，個個執着柴刀，鐵尺石頭……等，擁入她的房間裏，把那隻人熊亂斬，亂打，斬了幾十刀，打了幾十尺，登時，那一隻兇猛的人熊，已被那班鄰人打得血流如注，頭崩額裂，而致于死了！

明天母親果回來了，她把人熊的事情一一告知，那時母親才知道她的幼女已給人熊吃去了。於是，她門母女兩人，都十分悲痛，而灑傷心之淚！

附記：民間故事，很有趣味，我已言之屢屢，不復再贅矣。回憶我四五歲時：每當夕陽西下，明月東升的時候，我仁慈博大的母親，抱我在她的胸懷裏，坐于籬落，庭院之間，把這篇人熊的故事，講給我聽，那時我聽着這格津津有趣的故事，心裏覺得很歡喜！而致被牠——人熊的故事——催眠了。

會幾何時？人事已非！我慈祥博愛的母親，竟與我永遠，永遠……地別離，已有十四年了！所以我提起「人熊的故事」，不禁記憶着我仁慈的母親，而下一掬傷心的淚兒了！茲為貢獻于「民俗周刊」上起見，因此忍着淚，執着筆，才把牠——人熊的故事——寫出來，以給人們的欣賞云爾。

一九二九，三，十，時在抑鬱煩悶中。

一個螭蜥王的故事

姚 德 潤

有一個下級武官的人家，夫妻二人，結婚很久了；可是總不見有兒子產生，兩人漸漸的焦急起來了，隨時隨地找尋方法，務想產生個兒子，做將來的後嗣，許久都找不到辦法來，一日忽生一計，兩人便到那遠近馳名的大王廟去；他們去的目的，是想求大王菩薩降福，庇祐他們產生個男子的；誰知他們，歡喜過頭了，(一)當那廟祝替他們稟神的時候，問他們想生男還是想生女，他們一時不暇計較，竟兩口同聲地說：「但得有得生(二)便好了，總算螭蜥，也不厭棄呢。」後來過了幾月，那女人果然懷了胎，又過幾月，果然產下一個螭蜥來，他們見了大王菩薩這樣的靈驗，自己又是膝下無兒，也把螭蜥當兒子般的養育。

螭蜥漸漸長成了，常常跟着他的父親出入，適值這一年，外夷入寇，王帝第一次下令，要全國的上級武官出仗，可是外夷的兵力很強，那些腦滿腸肥的上級武官，那裡敵得過呢？王帝急下令，要下級武官陸續補充出戰，但總敵不過那兵精械利的外夷。到了最後的一日，便輪流到這位螭蜥的父親出戰，螭蜥本想跟他同去的，這位武官，見自己這樣老年，生死都不可計的，但他那唯一的後裔——螭蜥，那肯令他死於戰場上呢？他自己趕急帶了一簇人馬，不給螭蜥知道，跑進戰場去了，畢竟他仍是敗了回來

，王帝見情形危急了，便急忙懸起賞來，「如有能够打勝這次外夷者，便招他做驕馬。」這位武官敗回之後，很喪氣，螭麟見父親這樣情形，便勸他明日帶他去助戰，他有奇妙的方法，能令敵人束手就縛，——况且打勝了，招驕馬，父子也榮幸到了不得，他的父親見他說得百般動聽，便允許了帶他去。

第二日出戰的時候，螭麟把腹內的毒氣，大噴特噴，噴向敵方去；那敵方的兵士飽吸了這種毒氣，個個都昏倒下來；這位武官便大勝了外夷，凱旋報捷，說是他的螭麟兒戰勝了，王帝聞了很驚奇，同時很懊惱，自己的女兒要嫁給一個虫豸；但既懸了賞，只得設下個計來：「把九十九個侍婢，伴着他的女兒，共乘着一百頂轎，成婚之日，把他這一百頂轎連人，抬到螭麟的家門前，要他能够在這許多轎中，一次尋出那公主來，便算他有驕馬的福份，否則又當別論。」誰知那螭麟神通廣大，到了那一日，轎到後，他一壁行一壁唱着：「侍婢是插狗牙菊，公主是插牡丹花。」一直跳到那頭髮上插着牡丹花的公主的轎裡，把她背負了回家去，衆人個個都相顧失色地散了，王帝此後更驚奇起來，到了他的女兒回面(四)的時候，便問她那螭麟的狀況是怎麼樣；她說

「白日的時候，他(指她的丈夫夫螭麟)雖是罩着一個螭麟殼，但夜候，他把那殼脫了，却是一個雪膚花貌的情郎。」王帝聞了這種奇聞，他的好奇心，突然發生了，便吩咐他的女兒乘機把他的螭麟殼偷來，給他瞧瞧，公主回家後，依着父親的吩咐，果把

三同年

螻蛄殼偷了進來，她的父親見了覺得奇妙萬分，禁不住自己也試一試，把那殼穿下；誰知那螻蛄殼穿入他的身後，永不會脫出了；由是，讓位給他的女婿做王，於是從前的螻蛄脫化了，一變而為王，這便是所謂「螻蛄王」。

附註：

- 一 「過頭」，是我的鄉下語過度的意思。
- 二 「有得生」，是有了產生的意思。
- 三 「總算」，是縱使是的意思。
- 四 「回面」，是女兒嫁後回見她的父母的面的意思。

三 同 年

——民間趣事——

C. F. P.

(一)

三同年，一個是癩痢頭的，一個是爛眼眶的，一個流鼻涕的。三人都是有弊病，怪難受的：癩頭發癢，非用手去抓抓不成。爛眼眶，有蠅在吮濃汁，非用手去驅散蠅不可。流鼻涕的非用手去揩揩，便要嘗些鹹甜的滋味。

一天，他們相會，在一起閒談喝酒，相約誰都不准動手抓癢驅蠅，揩鼻涕，如無故違背，罰酒三杯。

令下後，彼此忍耐着，互相遵守，不敢動手。

民俗 第六十五期

過了些時，大家都覺得忍耐不住了，便運用智慧，借到旁的事情來實現內心迫切的祈求。

頃的癢得很利害了，乾脆的說道：

——同年！你倆沒有看見過鹿子嗎？深山中很多哩。我見過一次，頭上的角多麼極又。

說時，以雙手置頭上比喻，偷偷的抓了一下，止了片時的癢痛。

流鼻涕的，鼻涕流到口唇上多麼難過，見狀，也急智心生的道：

——這個嗎？若是給我碰見了，提起槍這麼的一擊，可就要到手了。說時伸直左手，屈右手置鼻前，作提槍瞄準狀，順手一措，鼻涕措淨了。

爛眼眶的，被烏蠅吮得多麼厭人，見兩個同年都好好的偷過難關，如願以償了。眉頭一縐，也想着了一個巧妙的方法，雙手掩眼的道：

——這麼虛構的，你們說得很有味，比得很逼真，我却覺得多麼討厭。我不看，我不看！以手亂揮，早把烏蠅驅散了。

這麼一來，三同年都憑着智慧與機巧，把內心迫切的事幹到了而不致罰喝三杯難下咽的燒酒。

(註)這是在高小時的同學官世爵君告訴我的。

(二)

三同年

從前有三個人，都是有殘疾的，一個是駝背，一個是跛腳，一個是瞎眼仔，因同是世間可憐人而又復同年同月生，遂結交為同年。

一天，村中一個大富翁做壽誕，請他們去飲酒。他們以有殘病，怕縣看門的見笑，有些不想去。後來想看酒怎樣芬香，肉怎樣甜脆，猜拳怎樣快樂，又想去赴席了。三人協商一會兒，想到騙看門的眼目的妙計，才歡天喜地的散了。

屆期，三同年都坐轎去富翁處吃酒。抵步時，駝背的先下轎，彎着背，捲袖畫地作圈，邊行邊畫的道：

——畫龍畫鳳進廳堂。

這樣的溜進去，守門的沒有看出他是駝背的。

駝背的進去時，主人問道：

——是你一個人來嗎？你那兩個同年呢？……

駝背的高聲的道：

——他們死了哩。

跛腳的在門外聽了，裝扮作震怒的樣子，一拐拐的跳進門去道：

——述卓，述卓，述卓！

管門的只覺得客人太粗鄙些，那知他是跛腳的。

瞎眼的乘機跳下轎來，跟着摸進去以手掩眼，頻頻揮動的

民俗 第六十五期

——醜態，醜態。我不看，我不看！

拿門的，亦沒有看出他是瞎眼的。

這麼一來，三同年的殘疾，都不致爲管門的所看見，得飽餐一頓酒肉，真是機巧之至。

他們用什麼機智來出們，以瞞過管門者的眼目，這個我們的老祖宗不曾告訴我們，很是可惜。

(註)這是父親告訴我的，雖然是間接的從中梯表處聽來的。

「述卓」，是狠褻的罵人語。

(三)

從前有三個同年會在一起，飲酒食肉，閒談猜拳，多麼歡樂。

甲手上帶有一個光潔無瑕的玉鈿，乙脚上着一對繡花緞鞋，丙腰間褲帶上拴着一個繡有花紋很時髦的褡子。彼此都覺得自己的東西好，都想眩視一下。但直說出來覺得不大文雅，故不能不以旁的事情來實現內心的要求。

三人靜默着在想巧妙的方法，不意竟給丙先想到。丙領甲乙在門外閒走，少頃丙以繡花緞鞋尖點地道：

——同年！這地挖個食水井好不好呢？

甲知丙的意思，是要他倆看他那對花緞鞋，眉頭一縐，也想到一條妙計，乃捲袖彎腰，用手在地上劃圈道：

——同年！掘井時，一定要這麼大才行。

潮州歌謠

光潔無瑕的玉鏡，閃閃眩人。乙以甲丙的目的達到，滿面笑容，多麼歡樂，一時機智頓生，忙舉起長袍子於頸際，以一手置胸前道：

——同年，同年！如果掘井，定要這麼深。

這麼一來，乙藏在衣底裡無人得知的花簷子，也被甲丙瞧見了。

(註)簷子，荷包也。

潮州歌謠 (續)

昌祚，鳴盛合編

在搜集潮州歌謠當中，我們常常感覺命題的困難。我們在「民俗歌謠專號」裏面所登載的，着實不完全為兒童歌。它的內容所包括的情緒，是很多方面的先前，因為那些歌謠多係兒童們所常唱的緣故，所以，我們便以「兒童歌」作題名。其實，這幾個字怎麼能夠包括這些極複雜的歌謠啦！

後來細想，覺得非常不妥。而改題名之動機，便于凝思之後引起了。

我覺得無論某一個地方的歌謠，它的內涵的質素，着實含有很多不相同的意識存乎其中。我們由這些極複雜的意識里，要替它命一個簡而切的題名，那怕很難做到囉！

所以，我們除了演用「潮州(或其他的地名)歌謠」這幾個攏統

民俗 第六十五期

而便當的字樣來代表外，再沒有第二辦法了。因此，我們遂決定把「潮州兒童歌」的題名，改稱「潮州歌謠」。

一九二九，三，二八昌祚附記

五九

床頂四碟醋，
床下四隻兔；
人咀兔毛好縛筆，
縛客孔子寫紙庫。

六〇

床頂四碟羹，
床下四隻羊；
人咀羊毛好縛筆，
縛客孔子寫文章。

六一

一隻雞仔柯吓柯，
柯來門脚放瓠屎；
亞兄三十未有妣，
亞妹細細做亞奶。

六二

白鷺絲(一)，
平過籬，

平來門脚做亞姨；
無奈人人都愛你，
做年(二)唔肯做我妻。

註：

(一)白鷺絲，白毛的鷺也。

(二)做年，爲什未也。

六三

風爐窗，
小佳人，
鸞鳳雙雙合我意，
嫁客皇帝。

六四

雨朗朗，
好種蔥，
蔥薄荷，
儉掠鵝，
鵝啼叫，
掠來倒，
勻(一)豈醬，
豈醬鹹鹽鹹，
城內人賣鹽，

民俗 第六十五期

鹽滿卷呵，
人囉賣羔，
羔好食，
人囉賣屐，
屐好穿，
穿了吓吓吓，
吓來灰捏踏着屎，
屎臭臭，
城內人做竈，
竈好炒羹，
城內人摸蝦，
摸着二個老青盲(二)。

註：

(一)勻(借用，去聲)，即是我們吃飯要送菜的時候，因為菜不够鹹或湏和別樣配味才可口，故用箸拿菜到鹹碟去浸一下，然後送到口去吃。這種浸一下的姿勢，我們潮人稱曰「勻」。

(二)青盲，盲人也。

六五

雨朗朗，
好種葱，
葱葡萄，

潮州歌謠

好種桃，
桃開花，
好種瓜，
瓜搽園，
鵝仔跔，
跔一掛(一)，
蜂香帶，
紡唔斷，
鵝仔生鵝卵，
鵝卵清，
吧沙鈴(二)，
吧唔浮，
馬踢牛，
踢着角，
膠蚤唸(三)木虱，
木虱走去店(四)，
老爺持枝劍，
劍無尾，
大頭拿菜棵，
菜棵滴點紅，
脚下踏欄杆，

良 俗 第六十五期

攞杆枳，
好得桃，
脚下踏綠婆(五)，
綠婆噍噍飛，
昨夜做戲做金花，
金花哭噍噍，
人人做官都會返，
惟獨劉寅做官餸返圓(六)。

註：

- (一)踏一褂，踏半日也。
- (二)吧沙鈴，顛倒其身體而跳轉也。
- (三)唸，咬也。
- (四)走去店，走去藏匿也。
- (五)綠婆，蝙蝠是也。
- (六)餸返圓，不能回歸來也。

六六

打鐵兄，
上路行，
生有一走仔(一)，
名喚亞合娘；
十七十八要出門(二)，

伊父煩惱無嫌粧，
烟燈布袋頭前去，
脚桶腰桶等後門；
亞合娘，
個橋去到趙尾楊，
亞表兄手咁來牽妻，
妻你勸睡是做年？
鴛鴦枕頭雙人枕，
一個天頂雙孩兒。

註：

(一)走仔，女孩子也。

(二)出門，出嫁也。

六七

一粒橄欖雙頭紅，
撼來撼去撼過田；撼唻韓山摘枝錦，
枝錦好食還未紅。

註：

撼，擲也。

六八

一粒橄欖雙頭青，
撼來撼去撼過坑；

民俗 第六十五期

據來韓山摘枝錦，
枝錦好食還未生。

六九

一隻烏雀仔在厝角頭，
停人(一)抱仔無功勞；
甲人捧筐(二)來去織，
織了有錢有銀找耳鈎。

註：

(一)停人，即和人也。

(二)甲人捧筐，不如捧拿筲筐也。

七〇

得桃官路西，
爬上神頂拗樹籽，
樹籽拗好味蓋處(一)，
處咁蓋好透風胎(二)。

註：

(一)蓋處，遮處也。

(二)透風胎，作風災也。

七一

得桃官路司，
爬上神頂拗樹枝，

樹枝拗好味蓋處，
處咁蓋好透風時。

七二

蜘蛛食飽匿瓦佗，
自細綴着(一)父母無，
亦無米飯好食飽，
亦無閒身好得桃。

註：

(一)綴着，跟着的意思也。

七三

蜘蛛食飽匿瓦窠，
自細綴着父母窮，
亦無米飯好食飽，
亦無閒身好勝涼(一)。

註：

(一)勝涼，乘涼也。

七四

井底漾鱖鯪(一)，
井底漾井底泗；
昨日侯兄打侯嫂，
侯嫂挽掉侯兄鬚。

民俗 第六十五期

註：

(一) 鹹餅，泥鹹也。

七五

井底漾蠶魁，

井底漾井底蒼；

昨夜侯兄打侯嫂，

侯兄挽掉侯嫂髻(二)。

註：

(一) 蒼魁，即魴蛆鱧是也。

(二) 髻，女人的髻也。

七六

井底漾侯官，

井面開花是牡丹；

陳三五娘相學走，

放掉益春在半山。

七七

井底漾侯鹹，

井面開花是石榴；

陳三五娘相學走，

放掉益春在半洲。

七八

潮州歌

得桃官路司，
紅紗蟒帳綠紗墻，
紅紅枕頭雙人枕，
君咁枕去娘枕圓，
君咁枕去做墨水，
娘咁枕來沃花枝。

七九

得桃官路西，
紅紗蟒帳綠紗眉，
紅紅枕頭雙人枕，
君咁枕去娘枕來，
君咁枕去做黑水，
娘咁枕來沃花籽。

八〇

烏雲飛過白雲遮，
龍眼開花搭枝斜；
父是京墨母是水，
京墨無水磨唔行。

八一

烏雲飛過白雲開，
龍眼開花搭枝垂；

民俗 第六十五期

父是京墨母是水，
京墨無水磨唔虧(一)。

註：

(一)虧，開也。

(未完待續)

一九二九，三，廿九晚。

廣西興業縣兒歌

梁景鈞

(一)

天星星，
手見(註一)咁大動Ying ying(註二)，
日間又在浮雲裏，
夜間又出照太平。

(註一)作手指解。

(註二)YingYing忽明忽暗貌。

(二)

熟雞(註一)過水尾拖拖(註二)
三歲NongNga(註三)會唱歌，
我歌不是爺娘(註四)教，
長肚聰明自造歌。

- (註一)雄鷄之被闖者。
(註二)作長而垂下地解。
(註三)作孩童解。
(註四)父母也。

(三)

托(註一)鑿上嶺栽福吉(註二)，
下嶺聽聞福吉香，
揩面手巾包兩隻，
包比六親姊妹嘗(註三)。
六親姊妹嘗見唔好吃，
一LuLu(註四)過亞邊江。

- (註一)澹也。
(註二)果子也。
(註三)嘗，吃也。
(註四)lulu作擲字解。

(四)

綠樸子見(註一)青qui qui(註二)
竹高(註三)撞落姊批(註四)皮，
共姊批皮共姊吃，
共姊同床不捨離。

- (註一)果子也，很似蜜佑子。

民 俗 第六十五期

(註二)qui qui很青靚。

(註三)用晒衫之竹條。

(註四)削也。

(五)

起早睡，

疏早頭，

走落下園執石榴；

石榴子，

子kwon kwon(註一)，

子被有竹表青(註二)，

青竹表，

吹竹枝，

艱得轉返年少時。(女孩唱作難轉返作女時)

(註一)圓貌。

(註二)竹表竹之頂也。

(六)

天星mook mook(註一)

地下茫茫，

先生擔竹蓋書房(註二)，

蓋得書房兄入坐(註三)，

一筆寫書十二行。

(註一)高遠又衆多貌。

(註二)書房，學堂也。

(註三)入坐，即入書房讀書之意。

(七)

月亮鑄光(註一)，

後背牆崩，

崩被罷(註二)，

使離使勒(註三)chark(註四)

chark 到明年都唔怕。

(註一)作很光亮解。

(註二)被罷，作罷了解。

(註三)有刺針之植物。

(註四)chark, 攔阻住也。

興業縣，在廣西鬱江之南，東南鄰鬱林，北接貴縣，西連
廣東省。 一九二九，四，二十五。

本刊通訊

清 水

「宋湘的故事」，我原是這樣寫的，兄把他改作「宋湘的軼事」，我有點不敢贊同。「軼事」，太過實在了，我想還是仍用「故事」好。宋湘雖有其人，但是老百姓們所傳關於他的故事太多了，其

民 俗 第六十五期

中不無附會，纏糾，借用之處，真實性，着實很少；我們只把牠當「傳說」看便算了，若把牠當作「軼事」，以為實有其事，可就錯了。人們是偶像崇拜的，民衆們眼光中的「名人」，多是才能超衆，法力高強，無所不能的神人（稱之「半神仙」，或較妥當。），大家以誇大的口氣出之（人們本有「誇大狂」），你說神奇些，我說神奇點，離事實不知相去千萬里。其次，人們也有「做謠癩」，不是「畫蛇添足」吧。你說某人怎樣才能出來；我覺得太平庸，轉述給人家聽時，一定要加上些神異的片段，才能使聽心脾。大家如此，不上多大時間，大家所屬意，敬畏，景仰，目為「半神仙」的那個人的故事，便愈傳愈多；愈多愈神奇；愈神奇，愈紛歧，纏糾，附會，而真實性也隨之喪失。這是只觀綜朱洪武，宋太祖，劉伯溫，諸葛亮，黃巢，年羹堯，張良，徐文長，……等故事便可以明白。據例來說吧，「民國演義」說孫中山先生降生時，紫雲滿室，岳武穆，關雲長都在雲頭說話，這不是捏造麼？使再過數百年，則恐怕沒有人當他是假的了。又如翁源的楊師石，連平的上水龜的故事，與徐文長的故事都很相像，但止於相像而已，若謂真有其事，恐怕誰也不敢輕易的肯定。其互相纏糾不清，誰從誰脫變而出，亦是不易決定的事。大抵人們以所崇拜信服的人為箭靶，把相類似的話，都一矢矢的集中他身上。故事止於故事，我們萬不能確切的當他是「軼事」看。多數的「名人故事」如是，宋湘的故事何能例外？——這是我不敢贊同改「故事」為「軼事」

的理由，質之高明以爲然否？

臨了還要再說二句。多人在「妙峯山」書中討論過的「中伙」二字，日前忘記對顧先生說及，茲特將故鄉關於「中伙」的解釋，寫在下面：

嫁娶時，新娘的兄弟騎馬坐轎去「還嫁」，至半路止。娶媳婦的，多領新郎去半路相候，屆時出酒肉相待。相見時，新郎須拜見妻兄弟。宴飲時，新郎須把盞進酒。——這個婚俗的片段，便叫做「打中伙」。

娶媳婦的如允「打中伙」時，須預先去帖請女家親人。

敬叩慕安！

清 水頓首

(17, Apr. 29)

民俗學會徵求會員啟事

研究民俗學，就是研究活的歷史，不特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宗教學，等等的問題，由民俗搜集與研究，俱可以幫助解決。本會以學問為公共事業，要在共力進行；更加以民俗學在我國尙在幼稚時期，尤當力求策勵。凡屬同情於本會而幫助作下列的事務者，無論校內外，皆得為本會會員：

- (一) 能於書本或實物上有所研究，作為著述者。
- (二) 能從事翻譯或介紹西洋民俗學研究及其材料者。
- (三) 能供給一鄉一村的一種切實的敘述或材料者。
- (四) 能幫助本會搜集風俗的材料或物品者。(送贈者固佳。即代本會購買者亦給回原價。)

至會員應享的權利，則視其助力大小，酌贈本會定期刊物或叢書。邦人君子，盍興乎來！

本刊第六十六期目錄預告

福建三神考序.....	魏應麒
湖南唱本提要序.....	容肇祖
傳說與史實.....	張冠英
蘇東坡浪蹟標誌(嶺南的).....	張冠英
蘇東坡故事.....	鍾梅山
肇慶的幾處古蹟及其傳說.....	林自立
肇慶鎮頂山一段迷信的傳說.....	黃友棣
林大欽的傳說兩則.....	張仲傑
漁船爲甚麼不沉(重慶的民間故事).....	徐勻
梅縣的情歌.....	林幹
梅縣兒歌.....	林幹
翁源兒歌.....	清水
東莞謎語十六則.....	袁洪銘

編輯者：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
 發行者：廣州中國書局，北京新書局
 代售處：廣州共和書局，上海開明書社，北平景山書社
 印刷者：廣州惠愛東路文化印刷公司

本 刊 價 目 表				
報 費	一 期	半年二十六期	全年五十二期	
本 埠	八 仙	一 元	一元八角	
外 省	四 分	一 元	一元八角	
國 外	六 分	一元四角	二元六角	
郵 費	一 期	半 年	全 年	
本 埠	一 分	二十六分	五十二分	
外 省	二 分	五十二分	一元四分	
國 外	四 分	一元四分	二元八分	